

凯棠苗族古歌传承研究

◎李孝梅 杨沁

摘要: 古歌, 是黔东南州凯棠镇凯棠苗族表达情感、追忆祖先、传承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工具, 正是在古歌的演唱和传承中, 凯棠苗族学会了为人处世及生活的经验和技巧, 获得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凯棠苗族古歌具有独特的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 在现代化背景下, 古歌虽然还在传唱, 但是出现了传承危机。应对传承危机, 应从政府、学校、个人三个层面来共同努力。

关键词: 凯棠苗族 古歌 传承 危机

一、凯棠苗族古歌

(一) 曲目和内容

凯棠苗族古歌的内容涉及凯棠苗族的神话、传说、历史等方面。凯棠镇凯棠村的歌师 GRX^①向笔者讲述了凯棠苗族古歌的曲目:

第一组: 《开天辟地》《运金运银》《十二个太阳》。

第二组: 《洪水滔天》《妹榜妹留》《爬山涉水》。

第三组: 《仰阿莎》《过年歌》《酒药》《砌房盖屋歌》。

古歌是凯棠苗族世代传唱的诗歌, 它是凯棠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吟唱古歌时, 在主人家的堂屋摆放一张大桌子, 桌下有装酒的酒缸, 桌上有各色菜肴和酒碗。主客歌手分为两队人马, 主队首先用歌来试探客队是否会唱古歌, 如得到肯定的答复, 主队就会根据古歌内容向客队提出各种问题, 客队重复主队提出的问题, 然后才解答问题。双方反复盘歌问答, 反复吟唱, 直到这首古歌唱完为止, 有些古歌歌词很长, 往往连唱几昼夜都唱不完。在盘歌对唱的过程中, 如果对方的歌师回答不上来就算输了, 输的一方要被罚酒。赢了比赛的歌手充分展现了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渊博的知识, 他(们)扬名四方, 输了比赛的歌手往往脸上无光。

二、凯棠苗族古歌的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

(一) 传承主体

凯棠苗族古歌的传承主体主要是鬼

师、理老、寨老。

1. 鬼师。凯棠苗族的丧葬仪式活动的主持人是鬼师。鬼师不仅负责主持整个丧葬活动, 而且还在死者埋葬当天要焚烧擦拭死者身体的白布, 并念唱送死者灵魂归故土归家央所在地的送终歌曲《焚巾曲》。《焚巾曲》当中包含了讲述人类起源的《妹榜妹留》等古歌内容, 还包括送祖归宗的路线, 这个路线实际上就是本支系本族迁徙的路线, 这些历史知识的获得需要熟悉精通苗族古歌。因此可以说, 鬼师是古歌传承的主体之一。

2. 理老。理老是根据苗族习惯法来帮助人们处理婚姻家庭、财产分配、田土纠纷的“法官”或“仲裁人”。在调解和处理重大矛盾纠纷时, 理老要引经据典, 对唱理歌歌词, 请双方当事人互相陈词申辩, 然后依据古歌中的经典案例来进行判决, 如果双方不服, 就要进行最终的判决——神灵裁判, 如, “捞油锅”“砍鸡狗头”等形式。在神灵裁判的时候, 双方理老还要念捞油锅词和咒语。总之, 理老的职责也促成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和古歌的了解与精通, 在古歌传承过程中, 理老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3. 寨老。寨老是苗族村寨中的自然领袖, 一般由本家族辈分较高, 对本民族文化精通的有威望的长者担当。寨老的主要职责是: 负责组织寨内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活动; 维系和调解本寨子各个成员的关系; 用古老的流传下来的不成文的规章制度约束和教育子孙; 代表本寨子和其他寨

子进行交往, 在交往中维护和保证本寨子的利益等。从寨老的主要职责就可看出寨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当的, 他必须具有关于本民族的文化 and 典籍的渊博知识和极强的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对子孙后代进行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民族的出现和迁徙等内容的教育, 也才能对寨子内外产生的纠纷进行评议和判断。总之, 担任寨老人选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 处理寨老职责的能力很大一部分需要从集大成的苗族古歌当中摄取和吸收, 所以说, 寨老是通晓和传承古歌的重要主体。

(二) 传承方式

凯棠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篇幅巨大、内容庞杂的古歌传承主要采取口传心授和自学的形式。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知识的普及, 新式传承工具的引入, 古歌的传承方式也出现了书面、录音自学等新兴形式。

1. 血缘传承。“血缘传承指同一血亲(包括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范围内的传承。……它是苗族古歌最原始、最普遍的传承方式。……过去演唱苗族古歌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 只有长子才有演唱继承权。后来, 随着苗族人口不断繁衍, 需要演唱古歌的场合越来越多, 凡是歌师自己的后裔都可以传承。这种传承一般都不举行特定的拜师仪式”。血缘传承一般只传儿子, 不传女儿。

个案 1 向父亲学歌的 YZQ^②

凯哨村的歌师 YZQ 所掌握的古歌就是其父亲教授的。YZQ 的父亲是凯哨村

① GRX, 男, 74 岁, 凯棠村羊别寨人, 会吟唱古歌, 并能说出古歌的名称, 但不能用汉语翻译古歌大意。以下的古歌大意翻译是由羊别寨的勾休老人完成。GRX 老人于 2020 年去世。

② 访谈对象: YZQ, 男, 68 岁, 凯哨村人。访谈时间: 2020 年 7 月 20 日。访谈地点: YZQ 家。

非常出名的歌师。父亲去世后，YZQ 子承父业，成为凯哨村的歌师，只要别人上门来请，他就会到主人家演唱古歌，一唱就是几天。

2. 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更具开放性，它打破了血缘传承的狭窄限制，使得古歌能够在更大范围传承。师徒传承需要有一定的拜师谢师礼仪。

个案 2 勾九的拜师经历^①

据火香村的勾九回忆，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他和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去找本寨的一个歌师学唱古歌。当时由于家里贫穷，生活条件不好，没有带鸡或鸭到歌师家拜师。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礼品给歌师，但是歌师还是非常乐意教授大家。他们学唱古歌的时间是在每天晚上干完农活后，等师傅有空时才教授古歌。去时，带上几个大米粑到歌师家，一边烤粑吃，一边学唱古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人放弃了。因为古歌很长，又没有文字记载或文字辅助记忆，能够学会的人非常少，只有记忆力绝佳头脑灵活的极少数人才学会。学成以后，就买一只鸭子到歌师家杀吃，买几瓶酒给歌师喝，大家吃一顿就表示感谢了。

师徒传承不如父子传承那样的彻底性，因为师傅总会留一手，有一些古歌的部分内容歌师会略去不传，他只把古歌的主干教授给徒弟，其他的内容需要徒弟在生活中不断地完善。

3. 社会传承。有些人既没有正式拜师学习古歌，家族世代也没有歌师，但凭借自己卓越超群的记忆力和创作能力，硬是把节庆场合、红喜事听过的古歌学会了。

个案 3 自学成才的 GYM 老人^②

凯棠镇南江村的 GYM 老人，男，77 岁，南江小学的退休老师。GYM 老人家里没有人会唱古歌，不是歌师世家。但他从年轻时就非常喜欢苗族古歌，一听哪里有人演唱古歌，只要自己有空，就会跑去听歌。由于年轻时还要工作，家里事情较多，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和整理古歌。在

退休后，出于爱好和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责任，他全心全意投入古歌的学习和整理记录工作中。他学会了凯棠地区流行的所有古歌，并到凯棠以外的地方，如，地午、翁项等地向其他歌师学习当地的古歌，这对凯棠苗族古歌可谓是一种增加和补充。GYM 在自学古歌的过程中，采用与苗音相近的汉字来记述歌名、歌词，并用录音机把歌师的演唱录下来，回家后慢慢整理记录。在记歌调时，他还用自己独特的记音调方式，如“√”“△”“▽”等不同符号来标识不同的音调。

三、凯棠苗族古歌传承的现状

（一）苗族古歌传承的基础

在现代化背景下，凯棠苗族古歌在凯棠苗族地区依然得到传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 生活习俗基本保持不变。在结亲嫁女、立房子的场合，总免不了要唱古歌来庆贺主人家，即用从古歌当中摘取的部分内容来助兴、劝酒。在节日、走客时，古歌也是必不可少的，主客双方通过对唱古歌来表达对主人家热情款待的感谢，希望主人家发财致富的美好愿望。在丧葬活动中，古歌更是必不可少，没有师傅吟唱《焚巾曲》，主人家和寨邻始终觉得缺少什么东西，也会在心理上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在死者期满四十天，如果没有亲戚来唱古歌，家里就不能像以前一样任意搞热闹，不能喝酒划拳、唱歌、跳舞等。以上种种基本不变的生活习俗是凯棠苗族古歌得以保留的生存土壤。

2. 生活节奏缓慢。虽然凯棠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很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做生意，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凯棠苗族那种生活节奏缓慢的社会状态。在外地谋生的凯棠人回到凯棠以后，其生活节奏不自觉地放慢。他们在家除了该做的农业生产外，其余时间大多都是在走客、喝酒、帮别人的忙等事情中度过。新兴的生活方式和真正快节奏的现

代生活并没有在整个凯棠普及。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为古歌演唱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适合场所。

3. 节日众多。凯棠苗族节日众多，几乎每个月都有节日，尤其是在吃新节、重阳节这两个盛大节日时，有专门的苗族古歌演唱比赛，众多歌手纷纷踊跃登台表演，这使得苗族古歌得到充分的展现和传播。除此之外，凯里苗族协会也曾经发起志在挽救凯棠苗族古歌和其他形式的苗族歌曲的原生态苗歌比赛活动，这极大地挖掘和拯救濒临危机的苗族古歌，提高了人们对苗族古歌的关注度，大范围地传播了苗族古歌。

（二）凯棠苗族古歌传承的危机

虽然说凯棠苗族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很多生活习俗得以保留，传统的民族节日继续存在，但是凯棠社会毕竟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变化，这些变化促成了苗族古歌传承的断代。现在凯棠地区掌握苗族古歌的歌师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从歌师所述的古歌曲目和内容来看，就会发现有些歌师掌握得多一些，有些歌师掌握的少一些，几乎没有哪一个歌师能够完全记住苗族古歌，用歌师 YZQ 的话就是：

“凯棠地方没有人懂苗族古歌能通头，那些懂不通头的就不敢唱了。”对凯棠苗族古歌比较熟悉的老人对古歌传承的热情非常高，但是他们很难找到后继者，年轻人大多不愿学古歌，即便是歌师的儿子都不愿意学习古歌。白水村的 ZRY 老人说：

“现在凯棠文学艺术总体衰退，传承找不到后继者来接受，年轻人不愿意学，学这些需要花费很多功夫的，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一路古歌都有 150 多个小节，很难学。现在有人愿意教愿意传承下去，但没有人愿意接受，那些年轻人讲这个费时间，又不带来经济效益，学这个干什么。”因此，随着苗族古歌传承人年岁的增加，苗族古歌传承的危机越来越大。

凯棠苗族古歌传承出现危机的原因主

① 访谈对象：勾九，72 岁，男，火乡村人，2016 年去世。访谈时间：2015 年 8 月 5 日。访谈地点：勾九家。

② 访谈对象：GYM，男，76 岁，凯哨村人。访谈时间：2021 年 6 月 16 日。访谈地点：GYM 家。

要有以下几个:

1. 价值观念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经济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物质性标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每当歌师演唱古歌,人们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在过去没有其他娱乐方式时,人们在闲暇时会主动到歌师家听歌师演唱古歌,讲述古歌当中的传说故事、英雄人物、辛酸的民族迁徙,人们从歌师的演唱和讲述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生活的启发。哪一个寨子有自己的歌师都是无比光荣的事情,歌师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歌师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和学习的对象。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古歌歌师已不再是人们向往和敬重爱戴的对象,古歌传承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认为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古歌,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效益,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家庭经济实力,学古歌是一种无意义的浪费时间的事情。如果学古歌能挣很多钱,相信学习的人会比现在多得多。

2. 学校教育与传统相脱离。现在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和年轻人都到学校读书。学校教育的知识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生活而设的,这一套知识体系很少和传统文化(包括苗族古歌)有联系。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凯棠儿童和年轻人习惯于现代教育传递的主流文化和用文字记录的现代教育方式,凯棠苗族传统文化和凯棠苗族古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反而让凯棠儿童和年轻人感到陌生和不容易接受。况且初中毕业后,除少数人考上高中,继续学习之外,绝大多数凯棠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做生意,这使得他们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苗族古歌,失去了对苗族古歌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3. 现代娱乐方式的引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变,凯棠苗族的娱乐活动逐渐增多,娱乐方式呈现多样性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前,凯棠苗族的晚上主要娱乐方式就是听老人摆古、唱苗歌、玩马郎。凯哨村的古歌师傅杨再清说:“以前哪家有客我们就去唱歌,唱天天晚

晚,有二三十个人在我家学唱歌,那时搞集体没事做,当时就没有什么娱乐的。”而随着电的普及和凯棠苗族经济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娱乐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形式范围内,新型娱乐方式——广播、电视、手机、电脑、麻将等进入人们的生活。新型娱乐方式消耗掉了凯棠人尤其是青壮年人的大部分时间。总之,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凯棠人对苗族古歌的关注度大为降低。

4. 古歌演唱的古语形式。凯棠苗族古歌用苗语来演唱,但是这种苗语和现在凯棠所说的日常用语不一样,它属于古代苗语,没有经过专门学习的凯棠人是听不懂古歌的意思的。在古歌当中,对同一个事物的指称,譬如“月亮”,古歌中是用另一种隐晦的词语“挡引”来表示,而不是用“月亮”来指称,这就使得人们在听古歌时,极难弄懂其含义,这势必降低听者对古歌的兴趣和吸引力,影响古歌的传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凯棠苗族古歌历史悠久,内容涉及广泛,不仅有神话、传说,还有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古歌有较为固定的传承主体:鬼师、理老、寨老,还有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血缘传承、师徒传承、社会传承。古歌是人们节庆、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不过在现代化背景下,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学校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相脱离、现代娱乐方式的引入,以及古歌所具有的古语演唱形式,古歌出现了传承的断代危机。

针对凯棠苗族古歌传承出现的危机,应从政府、学校、个人三个层面来加以解决:

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政策,积极鼓励古歌传承人申报各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项目,申请保护经费,为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拍摄传唱古歌的影像资料。

从学校层面来说,凯棠苗族地区的中小学校应该积极开展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把古歌学习列入学生授课课程,让这

些地地道道的凯棠苗族古歌传承中坚主体真正地系统接触和学习古歌,并传承古歌。

从个人层面来说,凯棠苗族个体应当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优秀元素古歌的价值,不以是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为衡量一事物的标准,自觉地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

参考文献:

- [1] 杨正伟.苗族古歌的传承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1990(1):33.

作者简介:

李孝梅,女,苗族,1979年生,贵州麻江人,凯里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杨沁,女,侗族,1987年生,贵州省天柱县人,凯里学院讲师,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文化人类学、苗侗民族文化。